

第五回 山人臉一抹便轉

詞曰：

眉筆生花，笑殺如椽空老大。應詔賡歌，不數虞廷下。鈍足庸駑，豈慣文章駕。空狡詐，不須謾罵，醜態應如畫。

右調《點絳脣》

話說周公夢眾官，因考較輸了，欲入朝認罪。竇國一攔住道：「才情還有天生，學問必由誦讀。十歲一個女子，從三歲讀起，也祇七年工夫，怎能詩賦信筆而成，考古不思而對，如此毫髮不爽？此必天子過於寵愛，相公善於關通，先事傳題，文章夙構，故能一一不爽。若說真真實實落筆便成，雖斬頭瀝血，吾不信矣。」夏之忠等聽了，俱回想道：「竇老先生此一論，實為有理。天下文章，出於科甲。科甲雄才，俱歸翰苑。豈有翰苑所不能對，而一小女子能條對詳明如此。實有可疑，還煩糾察老先生奏詰。」山顯仁質辯道：「天子寵愛，豈獨宏愛老臣一人。老臣關通，豈便能關通天子！」

正說不了，山黛便接說道：「父親大人不必這等說了。竇大人既疑天子寵愛，大人關通，此實難辨。但求竇大人自出一題，待賤妾應教，真假便立見了。」趙公公道：「這最有理。竇先生你就出一題，看她做得來做得不得來，便大家沒得說了。」竇國一道：「奉旨考較，我學生怎好出題。」宋信便接說道：「既是山小姐情願受考，老先生便出一題也無礙。若不如此，則大家之疑終不能解。」趙公公又說道：「倒是出一題的好。真假之辨，省得又要說長說短。」

竇國一因目視宋信道：「出甚麼題目好？」宋信便挨近竇國一身邊，低說道：「不必別尋題目，何不就將前日對不來的對句，煩山小姐一對。」竇國一被宋信提醒，因喜道：「山小姐既要我學生出題請教，我若出長篇大論，祇道我有意難你。我學生有一個小學生的對句在此，倒正與山小姐相宜。若是山小姐對得來，我學生便信是真才子了。」趙公公道：「既是這等，快寫出來。」竇國一因取紙筆寫出一句與大家同看。眾官一齊觀看，卻是將《孟子》七篇篇名編成一對道：

梁惠王命公孫醜，請滕文在離婁上，盡心告子讀萬章。

大家看了都說道：「這是個絕對了。」山顯仁不勝大怒道：「竇掌科也太刻薄了。原說考詩考文，怎麼出起絕對來。此對若是竇掌科自對得來，便算小女輸了。」竇國一道：「老太師不必發怒。令媛小姐既是奇才，須對人所不能對之對，方纔見得真才。若是人不能對，山小姐亦不能對，便不見奇了！」趙公公道：「二位且不必爭，且送與小姐看一看，對的對不的再理論。」大家齊道：「有理！」左右隨將對紙送到山小姐席上。

山黛看了，微微一笑道：「我祇道是『煙鎖池塘柳』，大聖人絕無之句。卻原來是腐儒湊合小聰明，如何將來難人！」山顯仁聽了道：「我兒，此對莫非尚有可對嗎？」山黛道：「待孩兒對與列位大人看以發一笑。」遂提起筆來對了一句。送與眾人。眾人爭看，祇見是：

衛靈公遭公冶長，祭泰伯於鄉黨中，先進裏仁舞八佾。

眾官看了俱驚喜欲狂，趙公公祇喜得打跌，連竇國一亦驚訝吐舌，回看著宋信道：「真才女，真才女，這沒得說了。」宋信道：「竇老先生且莫慌，山小姐既這等高才，我晚生還有一對，一發求山小姐對了何如？」竇國一道：「方纔這樣絕對，她也容易易對了，再有何對可以相難。倒不如直直受過，不消又得罪了。」宋信遂不敢開口。轉是趙公公說道：「宋先生既有對要對，率性寫出來與山小姐看，對得對不得，須見個明白，莫要說這些人情話兒，糊糊塗塗，到皇爺面前不好回奏。」眾官齊道：「這論極是。」宋信因回席寫了一對，送與眾人看。眾人見上寫著：

燕來燕去，途中喜遇說春秋。

眾人看完俱道：「春秋二字有雙關意，更是難對。」山顯仁道：「這等絕對一之已甚，豈可再乎！宋兄何相逼乃爾！」宋信道：「晚生因見令媛小姐高才，欲聞所未聞，故以此求教。若老太師加罪晚生，安敢復請！」就要收回，趙公公止住道：「這個使不得，既已寫出便關係朝廷耳目，須與山小姐一看，看是何如。豈可出乎反乎視為兒戲。」因叫人送與山小姐道：「這個對兒雖不是皇爺出的題目，卻也是詩文事情。小姐看看，還是有得對沒得對？」

山黛接了一看，又笑說道：「這樣對巧亦巧矣，哪有個對不得之理。待賤妾再對一句，請教列位大人。」一面說一面信筆寫了一句道：

兔走鳥飛，海外欣逢評月旦。

山黛寫完，送與趙公公與眾人看了，俱手舞足蹈，讚不絕口道：「好想頭，真非夷所思。」宋信驚得啞口無言。山顯仁快活不過，祇是哈哈大笑。竇國一見山黛才真無疑，回奏自然有罪，因向山顯仁再三請罪道：「此一舉，原非我晚學生敢狂妄上疏，實係舍親晏知府求詩，為令媛所譏，哭訴不平。我晚學生一時不明故有此舉，今知罪矣。倘面聖時，聖怒不測，尚求老太師與小姐寬庇。」山顯仁笑道：「此事自在聖主，我學生但免得以假亂真，有傷國體與關通天子之罪，便是萬幸了。其餘焉能專主！」趙公公道：「不必說閑話，且去回奏天子，再作區處。」大家遂一哄而出。

此時，天子正在文華殿與幾個翰林賞鑒山黛的詩賦。忽趙公公領了眾官來回旨，因將第五題呈上。天子看見山黛條寫一人一事不差，滿心歡喜。因問周公夢六人道：「你六人與山黛考較詩文，還是如何？」周公夢等齊對道：「臣等奉旨與山黛考較詩文，非不竭才。但山黛雖一少年女子，然學係天成，才由天縱，落筆疑有鬼神輔助，非臣等庸腐之才所能及。謹甘心待罪，伏乞聖明原諒。」天子大悅道：「汝等既甘心認罪，則山黛非假才，而朕之賜書、賜尺不為過矣。」此時正交新秋，天子正食瓜果而美，因命近侍撤一盤，飛馬賜與山黛。近侍領旨而去。天子因問竇國一道：「爾何所見而妄奏？」竇國一奏道：「臣侍罪諫垣，因人言有疑，故敢入告。今親見其揮灑如神，始信天生以佐文明之治。臣妄言有罪，乞聖恩寬宥。」天子聞奏，倒也釋然。

祇見山顯仁奏道：「竇國一謂臣女以假為真，其事小；其論臣以才色獻媚，又論臣關通天子，此事關臣一生品行，不可不究。」天子變色道：「怎麼叫做關通天子？」山顯仁道：「臣不敢言，祇問糾察司禮監臣即知。」天子目視趙公公，趙公公因跪奏道：「方纔眾臣考較完，欲同入朝回旨。竇國一攔住道：『事有可疑，從未見小小女子敏捷如此，必是聖主寵愛山黛，高居有司，關通天子。』」

了題目，夙構詩文，故能信筆抒寫如此。」眾臣便都疑惑起來。」天子問道：「眾臣既疑，為何又同來認罪？」趙公公奏道：「因山黨說道，『聖上寵愛與閣臣關通，一時難辨，祇須竇科臣自出一題考較，真假便立見了。』竇國一尚不欲出題，是山人宋信攛掇出一個絕對與山黨對，山黨飛筆就對了。眾臣無詞，故同來回旨認罪。」

天子聞奏大怒道：「竇國一說山顯仁關通，已是毀謗大臣，怎麼說朕寵愛，先事傳題。難道朕一個穆穆天子，為此詭秘之事！蔑聖污君，當得何罪！著錦衣衛拿付法司究問。周公夢、夏之忠、卜其通、穆禮、顏貴五人，俱係竇國一薦考，原非有意，既認罪，俱姑免不究。宋信以麼麼山人，一詩不成，輒敢廝名紳列同考，以辱朝廷，定係竇國一播弄起釁之私人。著錦衣衛拿至午門外，打四十御棍，遞解還鄉，山黨賜金花表札，以旌其才。」聖旨一下，早有錦衣衛官，已將竇國一、宋信鷹拿雁捉的拖了出來。周公夢等五臣默默伏在丹下，叩頭請罪。

天子又問趙公公：「山黨所作何對。」趙公公口奏，天子御筆寫在案上觀看，不勝大喜。因敕周公夢五臣平身，並召擬題幾個翰林至龍案前觀看。因道：「小小女子，有如此異才，怎教朕不愛！」眾翰林奏道：「此女實才星下降，非尋常可比。陛下愛之，正文明之所啟也。」還說不了，祇見送賜瓜果的近侍回旨，附上山黨謝表一通。天子親覽，祇見上寫：

大學士禮部尚書山顯仁女、臣妾山黨奏為謝恩事：

蒙恩欽賜瓜果一器，感激聖恩。謹望闕謝恩祇受外，聞科臣竇國一蔑聖污君，拿付法司；山人宋信播弄起釁，賜打四十御棍，二臣罪固應爾。但念事由妾起，妾雖蒙恩隆重，謬謂賢才，然不過十歲一女子耳，得失何足重輕。竇國一雖過為詆毀，實朝廷耳目之臣；山人宋信雖不無起釁，然士也賞罰皆關典禮。若為臣妾一小女，而縲紲廷臣，撻撻下士，是為詩文小愛而傷國家之大體也，實非聖明朝之所宜有者也。故敢冒死諫言，望皇上展如天之度，寬赦之。國體幸甚；臣妾幸甚！倉卒干冒，不勝惶懼待命之至。

天子見表，龍顏大悅道：「山黨不獨有才，德性度量又過人矣。」因將本付與山顯仁道：「卿以為何如？」山顯仁見拿下竇國一與宋信，滿心歡喜，還打帳囑託法司重處，卻見女兒上疏反為解救。一時沒法，祇得奏道：「恩威俱聽聖裁，微臣何敢仰參。」天子笑道：「論法原不該宥，朕但要全卿女之德，故屈法宥之耳。」因批本道：「準奏。竇國一免付法司，吏部議處；宋信饒打，限一月解回。該部知道。」旨意一下，天子駕起還宮，各官退出。與竇國一相好的內臣，急急傳出旨意。宋信已打了十棍，方纔放起。竇國一已將到法司，趕回。二人細問饒免情由，方知虧山黨本救之力。竇國一無限沒趣，躲了回寓，閉門聽處不題。

卻說宋信雖然饒了，已被打了十棍。打得皮開肉綻，痛苦不禁，又有人押著要遞解還鄉。宋信再三央人保領，方許棒瘡好後起解。心下想道：「我宋信聰明了一世，怎麼一時就糊塗到這個田地。他一個相府女兒，又是真正奇才，天子所重。倒不去奉承她，反倚著一個科官，與她為讎，豈不差了主意。今日若不是山小姐討饒，再加上三十御棍，便活活要打殺了。明日何不攛轉面皮，借感謝之意，作入門之階。倘得收留，又強似與晏知府、竇給事相處了。」宋信自家調算不題。

卻說山顯仁回到府中，埋怨女兒道：「竇國一這廝十分可惡。今日若不是你有真才，將眾人壓倒，他還不知怎生作惡。後來已奉旨拿送法司，正中我意。你為何轉上本替他解求？」山黨笑道：「古人貴寵而不驕，驕而能降。天子聖明，豈不知此。今日之事，正不驕寵降；一可結天子之心，一可免滿盈之禍。此自安也，豈救人哉！」山顯仁默默點首。山黨又說道：「況此事實係孩兒前日譏刺晏知府起的豐端。今一旦加之宋信，孩兒於心實有未忍。」山顯仁道：「這也罷了。但是前日晏文物的綾扇，為何得能遺失？」山黨道：「皆緣侍妾輩不識字，故混雜錯亂，忘記交付孩兒。不獨此也，前日還有張副使的冊葉，錢御史的手卷俱安放錯了。若不是孩兒細心，又要差寫。」山顯仁道：「我想凡是著作名公，莫不皆有記室。或是代筆，或是為之查考事跡。你今獨自一個，如何應酬得來！」山黨道：「男人家好尋記室代筆。孩兒一女子卻是沒法。」山顯仁道：「這也不難，以天下之大豈無識字女子！我明日不惜千金，差人各處尋訪，買他十二個，分了職事伏事你，你便不消費心了。」山黨道：「如此甚好，祇恐一時沒有。」山顯仁道：「若要能詩能賦，這便稀少；若祇要識幾個字兒，祇怕也還容易。」父母商量，遲了數日，山顯仁果然差人四處尋訪。祇因肯出重價，便日日有人送女子來看。

這日，山顯仁正在廳上選看女子，忽報宋信青衣小帽來請罪。山顯仁因女兒寬宏大量，便也寬宏大量起來。因吩咐叫請宋相公，更了衣巾相見。宋信依命趨人拜伏在地，口稱：「罪人宋信，死罪，死罪。」山顯仁叫人攙扶，宋信不肯起來，連連叩頭道：「宋信愚蠢，不識天地高厚。獲罪如此，蒙聖人譴責，自分以死謝愆，尚猶不盡，乃復辱令媛小姐疏救，霽天子之威，使白骨再肉，此天地父母所不能施之恩。而一旦轉加之罪人，真令人頂踵盡捐，不能少報萬一。今碎首階前，已為萬幸，安敢復承禮待。」山顯仁道：「足下既能悔過，便見高情，何必如此，快請起。」宋信又謙遜了半晌，方爬了起來。

山顯仁遜坐留茶，因問道：「足下幾時行？」宋信道：「欽限一月，不敢久遲，明日就要起身。蒙老太師與令媛小姐大恩，不知可有日再得廁身於山斗之下？」山顯仁道：「這也不難，此不過是聖天子一時之怒。且暫回幾日，容有便挽回聖意，當得再見。」宋信道：「若能再趨門下，真是重生父母了。」

正說話間，忽抬頭看見這許多女子，俱穿青衣列於兩旁，因問道：「這許多女子為何在此？」山顯仁道：「因小女身邊沒有幾個識字的侍妾，故致前日遺失了晏文物的綾扇，惹出許多事來。今欲買幾個識字的女子服侍小女。不期偌大京師，選來選去俱是這一輩人物，總無一個稍通翰墨，可供香奩之用者。」宋信道：「原來為此。京師若無天下自有。」山顯仁道：「此言有理。足下所到之處，當為留意。倘獲佳者，自當重報。」又敘些閑話，宋信方辭起身，山顯仁送至廳門口便不送了。宋信又立住說道：「宋信還有一事，稟上老太師。」山顯仁道：「何事？」宋信道：「宋信蒙令媛小姐再生之恩，不敢求見。祇求至玉尺樓下望樓一拜，以表犬馬感激之心。」山顯仁道：「這也不消了。」宋信執定要拜。山顯仁祇得叫家人領至樓下，宋信果然望著樓上端端正正，恭恭敬敬拜了四拜，方纔辭出。山顯仁發放了許多不用的女子，因入內與山黨說知宋信拜謝之事，父女要笑不題。

卻說宋信辭了出來，押解催促起來，欲要來見竇國一討些盤纏。竇國一正在議處之時，不肯見人。祇得來見晏文物，訴說解回之苦。晏文物見事為他起，沒奈何，送他二十金盤纏，又約他道：「兄京中既不容住，我小弟祇候領了憑便行。兄若不棄嫌，雲間也是名勝之地，可來一遊，小弟當為地主。」宋信謝了，又捱得一兩日，押解催促，祇得僱了一匹蹇驢，攜了一個老僕，蕭然回山東而去。正是：

一個貧人，冒作山人。
隨著詩人，交結貴人。
做了讒人，謗了正人。

惱了聖人，罰做罪人。

押做歸人，原是窮人。

宋信雖是山東人，卻無家無室，故一身流落京師，在縉紳門下遊蕩過日。今被押解還鄉，到了故鄉，竟無家可歸，祇得借一客店住下。押解見如此光景，沒有想頭，祇得到府縣討了回文，竟自回去不題。

宋信雖然無親無眷，卻喜身邊還積有幾兩銀子，一身遊客的行頭還在。見押解去了，便依舊闊起來，到鄉紳人家走動。爭奈府縣有人傳說解回之事，往往為人輕薄，心下不暢。過了些時，一日在一鄉紳人家看見新縉紳上，寶國一已降了揚州知府，滿心歡喜道：「些處正難安身，恰好有此機會，且捱過殘年，往揚州去一遊，卻喜得一身毫無牽絆。」

過了年，果然就起身渡過淮來。不半月便到了揚州。入城打聽新知府，不期尚未到任，祇得尋一個寺院住下。他便終日到鈔關埧子上玩耍。見各處士大夫都到揚州來，或是娶妾，或是買婢，來往媒人紛紛不已。宋信心下想道：「山老要買識字之婢，我閑在此處，何不便中替他一尋。倘尋得一個也可為異日進身之地。就尋不出落得看看也好。」主意定了，因與媒人說知，要尋一個識字通文之女，價之多寡勿論。媒人見肯出高價，便張家李家，終日領他去看。看來看去並無中意。

一日，一個孫媒婆來說道：「有一個絕色女子住在柳巷裏，寫得一手好字。宋相公若肯出三百兩身價，便當面寫與宋相公看。」宋信道：「三百兩身價不為多，祇要當面寫得出便好。」孫媒婆道：「若是寫的不好，怎敢要三百兩身價？」宋信道：「既是這等，明日便同去一相。」約定了，到次日果然同到一個人家，領出一個女子來。年紀祇好十五六歲，人物也還中中。見了禮，就坐在宋信對面。桌上鋪著紙、墨、筆、硯，孫媒婆就幫襯磨起墨來，又取了一支筆遞與那女子道：「你可寫一首詩與宋相公看。」那女子接筆在手，左不是，右不是，不敢下筆。孫媒婆又催逼道：「宋相公不是外人不要害羞，竟寫不妨。」那女子被逼不過，祇得下筆而寫。寫了半晌，纔寫得「雲淡風輕」四個字便要放下筆。孫媒婆又說道：「有心再多寫幾個宋相公看，方信你是真才。」那女子祇得又勉強寫了「近午天」三個字，再也不肯寫了。宋信看了微微而笑。孫媒婆說道：「宋相公不要看輕了，似這樣當面寫字的女子，我們揚州甚少。」宋信笑道：「果然，果然。」就送了相錢，起身出來。孫媒婆道：「若是這個不中意，便難尋了。」

一日，又有一個王媒婆來說道：「有一個會作詩的女子，真是出口成章。」要五百兩身價，哄了宋信去看。也祇記得幾首唐詩，便說是會做詩了。宋信看來看去。並無一個略通文墨的，便也丟開不想。

過了數月，寶國一忽到上任。到任後，宋信即去拜謁，寶國一接見。一來原是相知，二來又念為他受了廷杖之若，十分優待。又改送在瓊花觀裏作寓，又送許多下程，又親自來拜，隨即請酒，又時時邀入私衙小敘，又逢人便稱薦他詩才之妙。不多時，借差寶知府聲價，竟將宋信喧傳作一個大才子了。凡是鄉紳大夫與山人詞客，莫不爭來與他尋盟結社。宋信一時得志，便意氣揚揚，意自認作一個司馬相如再生。又在各縣打幾個秋風，說些分上，手頭漸漸有餘。每日同朋友在花柳叢中走動，便又思量相看女子了。起初相看，還是欲為山顯仁買婢。此時相看，卻自要受用了。媒婆見他有財有勢，與前不同，那個不來奉承，便日日將上等識字女子領他去看。宋信祇因見過山黛國色奇才，這些抹畫姿容塗鴉伎倆，都看不上眼。一日，相看一個女子，不中意。因媒人哄他來的路遠了，肚中飢餓，歇下轎，坐在一個亭子上，將兩三個媒婆百般痛罵，揮拳要打。虧得旁邊坐著一個花白鬚的老者看見，再三若勸，方纔上轎而去。

那老者因問媒人道：「他是甚麼樣人？這等放肆，要將你們難為。」眾媒人道：「他的勢頭大哩！打罵值甚麼，若是送到官，還要喫苦哩。」那老者又驚訝問道：「他實是何等樣人，不妨明對我說。」眾媒婆道：「待我說與老爺聽。」祇因這一說，有分教：

小文君再流佳話，假相如重現原身。

不知媒人說出甚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